

■海天片羽

听，叶落的声音

■李科洲

哗哗哗，是雨在下吗？呼呼呼，是儿童在风中追逐吗？

那是银杏叶在飘落，像一阵雨飘落而下，像一群孩子在奔跑嬉闹，在这怀柔的秋天。

怀柔的秋天，美在肆意地流淌。半山红叶半山霞，满地落黄满地花，一弯秋水一弯月。红的红得痴狂，黄的黄得恣意，凉的凉得透心。

想听到落叶的声音，并不是那么容易。要选一个午后的时刻，要在无人的寂静，要走进更远的密林。不管有没有风，但心一定要静，最好是有阳光。站在金黄的银杏树下，我低下

■风物写意

把萝卜进行到底

■包光潜

都知道萝卜是土人参，蔬菜中的朴素之王。高贵者食之，不嫌贱；贫贱者食之，心安理得。它不仅果腹——我老家有“一担萝卜省一担稻”的说法，还有养生和药用价值，网上随便一搜，比比皆是。最是民间说的好，“萝卜上市，郎中没事”“萝卜进城，药店关门”，虽有夸张之嫌，却也八九不离十，如同民间谚语“有钱吃药，无钱泡脚”的道理一样。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说，萝卜“可生、可熟，可菹、可酱，可破、可醋，可糖，可腊，可饭，乃蔬中之最有益者”。一个“最”字，足以表明萝卜的十全十美，无懈可击。老包是一个“八可”之人，仅“可破”似乎未沾，可能对“破”的理解不够透彻。

老包喜欢萝卜烧肉，曾经专门作文。不仅嗜食，百吃不厌，而且喜欢闻其香。小时候，谁家灶屋在萝卜烧肉，那整个村庄都是它的香味儿，直扑七窍，令饥肠辘辘而鸣，越发饥饿。望着那飘香的炊烟，眼睛直直的，转不过弯来。那时候的萝卜烧肉，没有多少肉，三四块而已。而我家萝卜烧肉的多以猪油渣冒充肉的，味道也挺好。只是

■人生况味

夜跑

■王仲堂

晚上七点半，准时来到天玺湾物业活动中心，参加中心组织的夜跑活动。

这已是第二次夜跑了。第一次是两天前。那晚人比较少，一共来了四个。一个高大帅气的小伙子，一个小巧玲珑的湖南女子，还有一个细腰长腿的高个子美女，再有就是我这个身胖体虚肚子大的老人家了。

今天晚上人多了一些。除了上次的小伙子没来，多了一对年轻夫妻，一对年龄与我相仿的中年夫妻，还有一个细高个儿的中年男子。中年男子一看就是常年运动的，虽然有些瘦，但透着健壮。别人介绍说他是跑全马的。

路线是提前规划好的，从碧海大道一直西行，全程五公里。

领了号码，戴了荧光圈，又在湖南女子的带领下做了腿脚拉伸操，活动就开始了。刚转到碧海大道，细高个儿男子、湖南女子和大长腿美女就一骑绝尘。年轻夫妻开始还在我后边，可转眼也没了踪影。只剩下我和北京夫妻落在了后边。

这些除了讲课，就是看书写作。脑力用得多，体力用得少。虽然没什么大的不适，但有时还是觉着力不从心。毕竟是年纪越来越大，赘肉越来越多，身体越来越虚了。感觉再不加强锻炼，等再大几岁，腿脚就不会这么灵便了。到那时就会悔之晚矣。恐怕想不给别人添麻烦都很难做到了。

我们这一代人，是随着共和国的经历一起过来的。有人开玩笑说，是好事坏事全摊上了。

家在农村，生下来就没饭吃。所以记忆中最好的事情，就是吃。吃过地瓜秧子、胡萝卜缨子、槐树叶子、

草原上的天色最经不住雨。

无论什么节气，只要乌云压过来，哗啦啦一阵雨，就把气温降到十度以下——秋意甚至冬寒就有了，某种辽阔当中的怅然，也有了。上午，穿着短袖在松山古城里，被那种土黄色的老城墙吸进时光隧道，远离眼下，远离现代，到茅茅苍苍里感受古远、悲怆和风尘仆仆。这是一座废弃了的古城，浑厚的泥土墙，总算是我们和古人能看到的同一样东西。2017版的《射雕英雄传》曾在此取景，剧组走后，留下一些搭建的道具，很粗糙，可跟这背景是相配的，金庸小说中的江湖意境顿时显现，丢掉手机，换身长衫，留长辫子，或许我也可以在这里弯弓射大雕。中国人也是太过怀旧，几乎每年都有金庸的作品被翻拍，好像中国的观众，无论看过多少遍，只要换了一批演员，总还是愿意走进同一个故事，去躲避眼下、返回江湖。那斑驳的土墙，好像曾帮我挡过剑雨飞射；那木头搭成的门，曾有人声熙攘。那草，那枯了又绿、一遍一遍换新的高草，只要我蹲在其间，好像就回到少年时幻想过的梦——在一匹马背上翻身而下，落日缓缓降低，有些疲惫，可还得奔赴一场营救。

曾在租书店翻武侠小说。在茶馆看武侠剧的昔日少年，渐渐长成油腻中年，那些行走江湖的梦，不是消逝了，而是暗藏着，等待某一个时日，被激活，被重新焕发。现在人们的居所闪耀着霓虹，那种苍苍茫茫茫沓的情形好像只存在于泛黄的古书里，只有一场奇遇，才能让它变成现实。来到松山古城，并很快转到黑马圈河草原的时候，些许的高反让我有些晕乎乎，斜看着玻璃窗外连绵不断的绿草，人不能不生出很多怅然。抵达黑马圈河草原的停驻点时，午时已过，雨来了，气温骤然降低——个从炎热海岛前来的人，好像忽然撞入了冬天。草原上，搭建了脖子高的木台，蒙古包安放在木台之上，雨水掉落，就流入木台下的草地。我们躲进蒙古包里，热腾腾的奶茶端进来，发料的我们一口饮下，身上暖热起来。奶茶来了，青稞面也来了，拌进奶茶里，加白糖，揉捏成一个个团子，味道出奇的好，但不敢多吃，我们都知道，得把胃里最重要的位置，留给即将到来的羊肉。

手抓羊肉和青稞酒一起来了。我说：“给我一块肥的。”一阵发自内心的赞叹，这鲜嫩的羊肉，终于把饥饿、高反和冷赶到蒙古包外，我们都恢复了元气。随着羊肉和酒一起来的，是牧民们的劝酒歌，一首又一首，一杯又一杯，没什么酒量的我们，也根本拒绝不了，我只好高声喊着“喝”，连续灌了几杯。那些歌我们都听不懂，但又有什么关系呢？歌里的热情似火，我们都感受得到。

来到这草原上，我忽然就理解，为什么他们要有歌、有舞、有酒。天地辽阔，人烟稀少，人在这里，最能感受到天地之大人之小，人驱赶着羊群或牦牛，在这里，不拉高嗓子，胸中积压的闷气怎么抒发？那些孤独的身影，唯有那些拉长的调子能挽救——若是遇见另一个人，惊喜莫名，就更要高歌一曲了。唱了歌，当然还得跳舞，无所顾忌地跳，让身体完全舒展，恨不得融入这天地。唱了、跳了，还

父亲生命的最后20年，是在城里度过的。2019年农历八月，他回生他养他的乡下，只住了一个月零三天就走了。享年77岁。

父亲是地道的农民。在我生之前，他在老家屯昌县新兴镇四英岭一个叫文曲坡的村里当过3年村小学的代课老师。前些年，父亲原可以凭借这段经历申请民办教师的某种待遇，但他放弃了，他说，申请这待遇的人有那么多，把机会给人家吧。

1963年12月，父亲与母亲结婚，那年父亲20岁。次年10月，母亲生了我。父亲总想着给我添一个弟弟，但母亲后来却生下了四个妹妹。父亲遵爷爷所嘱：排除万难，也坚持让我读书，甚至不惜劝两个妹妹辍学。1984年9月，我考上广东银行学校。在我将赴广州读书的乡村饯别宴上，我看到了父亲脸上的荣耀。

在学校里，我生了病。不会说普通话的父亲第一时间出现在我的病床前，一路水陆联运的途中，他没喝过一滴水，见到我就直喊饿。在与他的对话中，我明白他说的“喝了没处放”背后的全部含义。

1986年7月，我参加工作了，在一家人民银行县支行计划信贷当办事员。毕业后第一个月领到的工资是96元，我从中取了30元留给父亲，希望他可以好好地吃顿饭。但我后来听母亲说，他把这钱拿去还了我读书时欠下的债。

1994年5月，父亲终于同意迁居城里。但没进城多久，他就因为小肠炎住进了县医院。我记得，那场手

■岁月山河

草原暮雨

■林森

需要酒和羊肉，掀起气氛的高潮。我们也很容易就能理解，生活在草原上的民族，为什么多出歌手、舞蹈家、行吟诗人而不是充满理性的科学家——是的，科技史上的众多名字，估计很难发现游牧民族的身影。他们有一种和自然交融的乐天，即使在今天，在科技无所不在的今天，仍旧在草原上把日子过得跟上千年前的古人没多少区别。蒙古包外的雨越来越大，水花溅射进来，我们不断移动，聚集到蒙古包的中心。一阵歌舞、酒肉之后，众人围簇着一位德高望重的老者进来，某些仪式过后，他以我们听不懂的语言，吟唱着某段史诗。在他们这里，过去是活生人、油亮亮的，可以在酒席上，由口头来传达。我们这些从四方汇聚而来的人，不懂那些吟唱的内涵，可那种庄严、那种对民族文化 and 生活方式的自豪感，我们能领会。

老者离开后，我探头到蒙古包外看看，雨水更大了，起伏的草原被乌云和雨水所覆盖，此时，更像是回到古时了。甚至有那么几个瞬间，我特别恍惚，如果顺着这场雨，离开当下，可以逆时间之流，我定义无反顾，走入过去的时光。我的体内，是不是一直残存某种因子，那里跳动着篝火、马蹄声、残阳和暮鸦？我悄悄离开仍在歌舞和酒肉里喧闹的人群，返回中巴车上，靠着玻璃窗，望着外头的雨发呆。

不会，有人到车上召唤，说羊杂汤好了，让车上的人去喝。再次回



《琼崖黎岐酿造图书》(壁画)

李铨作

■浮世逸草

炽白的光

■符浩勇

寂寞20年，父亲变得更为固执，对于生活的节俭达到近乎苛刻的地步。但父亲始终不明白，他的过分节俭省下来的钱，其实抵不上医药费。

在这20年里，住在城里的父亲惦记着乡下：为修族谱赴文昌符雅公祠校稿，为文曲坡村符氏修补谱系。

2019年农历7月，父亲回到他阔别20年的乡下。这一次，我怎么也想不到，他的一个喷嚏引致小肠炎嵌顿，竟让我束手无措。

父亲再次住进县医院。这是他20年间第5次住进去。氩气小肠嵌顿的时长不允许我将他送进省立医院，他曾经因为脑梗塞，结肠癌在省医院住过两个多月。此前，每一次生病住院，他都能闯关成功，最终回到家里。

然而，这一次，医院里紧张的氛围以及医生无奈的会诊，父亲术后腹腔严重积液感染，我知道危险行将降临，但我不敢贸然将他带回乡下，我祈祷他能像之前一样闯关成功。

……

可是，父亲，我失算了，我没能等到你返光回照，你有多少来不及的遗憾成为我永生的痛楚。父亲，我将永远记住我们最后的对话：爸，医生让我带你回乡下去，回家去。我知道你听明白了，你当时点头说了“嗯”的……然而，回到乡下，同在厅堂里，我们却已分处两极世界……

父亲，厅堂炽白灯光里那只翠绿的蟋蟀，是你吗？庭院里挥动潮湿翅膀飞翔的影子，也是你吗？父亲，天堂里是否有无难的呢？我们守着的，是梦里同一道炽白的光，对吗？

木是从后半夜开始的，一直进行到天亮。小肠穿孔了，粪便流浸了腹腔……医生们一边烧开水，一边用风扇煽凉，然后用来为他洗肠……一个多月躺在医院里，他变得骨瘦如柴，但他坚强地挺着，最终康复回家。

1996年10月，我因为谋生背井离乡，父亲也回了老家。1999年8月，因为要修缮老屋，父亲进城来暂住，一家人商量后，父亲变卖了先祖留下的一些光银，加上我参加工作后有限的积蓄，选在一间每天琅琅书声的小学旁买了住房。之后，他和母亲一起进城来生活。

然而，后来漫长的20年间，我并没有陪在父亲身边：我在琼中营根为职场呐喊，却忽略了父亲的牵挂；我在文昌河边图谋生涯，却淡忘了父亲的等待；我在琼海博鳌岸边聆听海潮、鸟鸣等天籁之音，却未曾试图去倾听父亲木讷的呢喃……

这20年间，我与父亲离多聚少，他的病历不断添加各种病症，我却一无所知：高血压、高血糖，脑梗塞，脑痴呆……多囊肾切除，结肠癌切除，氩气小肠穿孔修补……

■诗路花语

豌豆经

■臧棣

谜一般的小豌豆，他们说你身上长满了绿眼睛；甚至有主持人跑到晚会的后台说，你拥有世界上最小的绿乳房——而实际上，你的美只是借用了小和大的差别，它独自饱满，并且相当特殊：因为你身上唯一的器官就是你的身体。多么清新的自然主义。不像你将要滑入他们的生活，那里，几乎每一代人都忧虑于自我是一面易碎的小镜子。你没有自我，你不接受有关的发明。换句话说，假如你身上有东西看上去像自我表现的话，你的自我表现是你不反对他们管你叫豌豆，也不在乎他们的手艺是否有资格把你做成一道名为清炒豌豆的菜。

■王晓冰

荔

第一次见到长在树上的活荔枝第一次摘下它们剥掉它们羞答答的壳送入口中然后，吐出它的心让它魂归故里

那一刻我也只能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晃过成群青衣花旦我只把你吞成我的卡路里在未来的日子发酵爱与痛，欢欣与悲伤

■余芳媛

明亮冬日

属于冬日的今天是明亮的白色的地砖和护栏把阳光也映照得白白的吹过的风也让人感觉它是白色的像一个穿着长裙的清丽少女对面的羊蹄甲花树还在开着花不知名的鸟儿在那儿热闹地聊着天它们在关心食物，天气，人类也关心自己的家人和朋友或者只是自己在寂静地阅读着

■黄书平

父与子

送父亲去车站时，儿子紧跟在后头，背着行李，说：慢点，慢点，别急，小心，有车，注意，红灯……上台阶时，父亲趑趄了下，儿子眼角滴出了泪花。

小时候，他总在前面跑，我紧跟在后头，还常常要找一下，时时要提醒他，说：慢点，慢点，别急。小心，有车，注意，看路……第一次摔倒时，儿子眼角滴出了泪花。

■墨语

海之忆

脚下踏着浪之根，海风吹来一股股熟悉的乳香，

珊瑚下捡起几个记忆，调皮的小鱼又把童年打落在水里。

远处遗失了更多的往事，但每次涌来的潮水，都把我像礁石刷新。

椰下

投稿邮箱

hnrbymb@sina.com